第十五期　　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

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

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

# 三饒筆記

## （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）

黃挺

汕頭大學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

很早就想再到三饒跑一趟。90年檢查實習工作，曾經去過一天，對古鎮的環境，石板路、民居、城牆磚……，浮光掠影地轉過，印象卻頗深。94年，與錢輝華約過，因爲種種原因，未成行。19日晚，榕青來電話，說韓師中文本科班21日要到三饒實習，他也把課調了。橫下一條心，去吧，反正手頭的工作一時也做不完。

20日傍晚先到韓師，榕青已經跟景忠聯繫過，就坐實習生的車去。晚上，把這幾天的活動，粗略地安排了一下。因爲只能去三四天，決定將考察的重點放在碑刻和城磚上。

21日9:20時開車。一路上，聽榕青介紹上次到三饒的情況。路比90年好多了，路旁農村聚落景觀，卻沒有多大變化。到三饒已經11:15時。鎮裡新建了許多樓房，石板路也改成水泥路。比起縣城，變化速度當然要差得多，但又是農村所難以比擬的。一個聚落在區域體系中的等差，明顯影響了其發展的速度。

黃坤生已經在等我們。黃坤生才21歲，潮州師范畢業，是榕青一位同學的學生，已經工作兩年，在三饒中學教美術。榕青說過，是先通過坤生的伯父黃錦樹，才認識他的。黃家祖上在三饒經營瓷器店。黃錦樹63歲，16歲離家到大埔學畫彩瓷，後來進了廣州的美術學校，一直在外工作。退休後回到家鄉，很關心地方文史，常在《汕頭特區晚報》「潮汕文化」版上發文章。榕青跟他，就是在《晚報》作者會上認識的。

在坤生家吃過午飯，就開始工作，到琴峰書院校碑。

### 琴峰書院

琴峰書院在三饒大金山東麓。方志對書院的歷史，沒有很明確的記載。或曰「清雍正間建」(《潮州志・教育志》引《徵訪冊》)按，成化年間，饒平知縣楊昱曾在城東建社學一所，嘉靖間，三饒城南和其它五個都又建了六所社學(《嘉靖潮州府志》)。到清康熙年間，廢社學爲義學(《乾隆饒平縣志》)。大約這時東隅社學便改爲書院，南隅社學則改爲義學，因而乾隆間知縣宮文雅在撥置學田的文牘裡說：「從前於縣城設立書院義學各一所。」書院原來只叫「在城書院」，後改稱「三饒書院」。到光緒三年才立「琴峰書院」匾額，那正是方耀用辦理清鄉積案所沒收的財產大辦書院的時候。光緒末，書院改爲饒平第一高等學堂。民國初，復改爲小學（新編《饒平縣志》）。現在，這裡仍是三饒鎮小學。

學校圍牆嵌有三塊石碑。兩塊是乾隆廿二年和廿五年知縣宮文雅所刻，內容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撥置學田的文牘。另一塊是題捐碑記，知縣傅修孟名列碑首。傅修孟嘉慶十年蒞任（阮元《廣東通志》），碑應刻於是年之後。碑中未有記事之內容，不知是否爲書院題捐。前兩碑字數都在2000字上下，鈔校一遍，而天色漸晚。第三塊碑未曾錄完。據說，學校內還有其他碑刻，恰好是假日，大門關著，看不到。這些，只好以後再補做了。

晚上拜訪了黃錦樹先生。

22日早，黃錦樹先生帶我們考察。先到北門真武廟。榕青在這裡抄過城磚題名印記，昨天在鎮小，守門那位大哥又說這裡有幾塊石碑。

## 北門真武廟

廟宇已經荒廢。前廳庫房有人居住，另在前牆開門出入。門前，用一塊石碑做階石。碑高152厘米，寬57厘米，嘉慶廿一年重修三饒城北門門樓時所刻，碑目爲《重修門樓碑記》，內容是捐款題名。碑目每字5.5厘米見方，正文17行，每字2.2厘米見方。字小，難辨析，未抄錄。問過幾個人，沒人知道附近還有什麼石碑，我們只好在廟前的菜園和竹叢裡亂轉。終於在廟前池塘南側的一個廁池上，又找到了一塊《重建真武廟題名碑》。碑高150厘米，寬60厘米。碑目字徑5厘米見方，碑文21行，每字2.7厘米見方。這是光緒十年甲申重修北帝廟時所立，題名先列某公，疑是宗族捐款，次列商號捐項，最後是個人捐款。也拍了照，待以後再抄錄。在離開真武廟不遠的下陸祠右側小門前，也有一塊碑被用作階石。碑高67.5厘米，寬39厘米，無額，正文16行，行12字，字徑2.5厘米見方，下款立碑者題名三行，字稍小。碑文內容記述咸豐間縣令王某修廟、禱雨，而邑士爲立生祠事。大約原來石碑也立在真武廟中，後來散落於此。剛好榕青教過的一位學生就住在這裡，提了一桶水，將碑石洗乾淨。碑文不長，便把它抄錄下來。

離開下陸祠，再北行，是小金山。錦樹先生說，小金山也叫城隍山。爲什麼這樣叫呢？黃先生也講不清楚。或者，初建城時，城隍曾經建在這裡。小金山北麓有座小廟，祀呂祖，清嘉慶間知縣陳星聯所建。建祠碑記尚存，嵌在祠前照壁上。碑石是黑色玄武岩，高57厘米，寬50厘米，共24行，行13字，字徑3.5厘米見方。碑文是工整的館閣體，陳知縣親自書寫的，極易辨認。榕青已經抄過，又校讀了一遍。

## 出水涵一號劉宅

從小金山後繞著三饒城的北面走，一路祠堂很多，但規模都不甚大。只有詹姓的一個小祠堂結構和裝飾都有明代特色，可惜院落太小，整個結構拍不下來，只拍了廳面和柱頭木雕的照片。倒是出水涵一座小小的民居頗吸引人：圍牆，兩扇小院門，院內種著花樹，綠蔭沁人，花樹間，是小小的四合院，白牆黑瓦，簡單而古樸。主人在家，見門前有人圍住，便迎上前來。問明來意，他不無自豪地說：「我這屋子，常有人來畫畫。」

主人姓劉，叫劉瑞武，年過不惑，一米八左右的個頭，挺硬朗。邀我們進屋喝茶，也有點累了，相敬不如從命，就進屋閑聊起來。劉是農民，平時也到黃崗汕頭給人看相。問他是祖傳是自學，他很神秘地回答，不好說，不好說。劉很熱心社會工作，他是當地民間組織車田社理事會的負責人。

三饒舊分六個社，車田社居其一。它位於大金山的南、東、北麓，金山的西面就是縣衙。據說六社中車田的歷史最悠久。劉說，三饒最老的伯公宮原先就在他這屋後，饒平初建縣，縣太爺上任，還得先到宮頭參拜呢。三饒的許多文化古跡，文廟、縣學、琴峰書院、關帝廟、石渠室書齋……都

在車田社。現在全社約350戶，1500人，60歲以上的老人有237人，佔人口總數的12.8%。居民要求建立老人活動室，管區撥了50平方米的用地，但村無公款，於是車田社理事會決定發動群眾認捐。劉拿出一個文件袋，抽給我一張《車田社籌建「老人活動室」暨「村民文化室」緣起》，說，理事會大多是老人，看他年輕，就讓他負責辦事。他講得十分自然，流露出一種自豪感。

車田社理事會是民間地緣組織，現在論起來，它的性質，與更常見的宗族組織并無不同。這些組織代表著傳統力量，或者說，它的功能是傳統性質的。許多基層福利事業，本來應由基層行政組織來管來搞，現在基層行政組織卻無力顧及。宗親會、理事會一類民間組織因此出現。它除了行使準現代福利組織的職能外，也起了延續傳統文化的作用。以車田社理事會爲例，節日鎮裡組織文藝遊行，車田社的鑼鼓班和活屏景是理事會組織的；而在文明巷一座修復不久的伯公宮的外牆，我們看到燒製瓷磚上的捐款芳名錄，下款是「車田社理事會」，旁邊，貼著一張演戲酬神的告示，下款也是「車田社理事會」。這類組織的出現，是現實生活的需要，也有文化傳統的影響。它對傳統文化，往往是全盤繼承。所以，進行歷史研究，我們可以通過它理解傳統社會；從現代社區文化建設著眼，我們有可以發現，這類組織明顯缺乏必要的引導。

劉宅院中，用城磚壘著矮牆，離開之前，將磚上的印記抄錄下來。

離劉宅不遠，是鎮小的後牆，也有許多城磚雜砌在牆上。已近12點，錦樹先生催著回家。匆匆又抄錄了一些印記，拍了幾張照片。

## 城磚

三饒是饒平舊縣治。成化十四年饒平置縣，城牆也在這一年鳩工興築，用磚甃建。此後曾經幾次修葺，以清順治年間吳六奇增修一次規模最大。1930年，三饒城擴建，城垣開始廢毀。1952年，饒平縣城遷往黃岡。其後城垣全部拆除，城基闢爲環城路，城磚被居民取作它用，至今三饒鎮內，隨處可見。

城磚規格大抵劃一，長40厘米，寬20厘米，厚10厘米。側面均有役工印記，印記內容以「都名＋圖名＋役工姓名」最常見。間或姓名之前，加上「排年」、「夫長」一類稱呼。從已抄錄的七十幾種役工印記推斷，城磚應是饒平縣城初建時物。那麼，這些有印記的城磚，可以作爲研究成化間鄉村建制和賦役制度的實物資料。只是這次採集，僅集中在北門、劉宅和鎮小三個點，數量尚少，如果能夠全面採集，對上述兩項研究一定大有裨益。我已經把採集記錄整理成《饒平三饒城磚所見役工名錄》一冊，具體內容另行發表。

下午，和榕青到三饒鎮政府抄碑。怕錦樹先生太累，不敢驚動他。誰知他堅持一定要陪伴我們，於是又是三人行。

## 三饒鎮政府

鎮政府就在原來縣衙門舊址。大門是原來的譙樓，匾額題著「三饒樓」三個大字。門樓是新修的，金黃的琉璃頂，襯在四圍灰黑的舊民居中間，格外耀眼。大門正對著幾十米長的窄窄的一段小街，門裡，又是幾十米長的窄窄的過道。拐進小街，視野被局束在正前方，從大門門洞望過去，建在舊時衙廳舊址上的政府辦公大樓，顯得很遙遠。我參觀過不少官衙舊建築，「公門深似海」的感覺，從未像現時這麼強烈。

辦公樓後面是原來的後花園。天然一座小丘，小丘上，有三饒名胜——古望耕台。看得出花園不久前也修整過，甚幽靜。小丘西，兩行石碑靜靜地躺在樹叢間，蓋滿落葉。前幾年，鎮政府改建，從舊牆上取下許多石碑，鎮領導有識，想在後

園弄個碑廊，將這些史跡保存。苦無經費，願望至今仍沒有成爲事實。不過，石碑還是完好地留下來。

94年，輝華曾經記錄下一部分碑刻的基本情況，寄給我。我們把碑上的落葉掃去，用原刻校過輝華的記錄，輝華未記錄的，也將基本資料逐一記下。園中共存碑四十七通：

《本府告示》，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立，碑高206厘米，寬93厘米，額字徑11厘米見方，正文29行，行70字，字徑2.5厘米見方；

《□建饒平儒學記》，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八月知縣李直立，碑高233厘米，寬94厘米，已被剖爲兩半。篆額，每字8＊7厘米，正文楷書，極難辨認；

《明　林侯全城去思碑》，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陳天資等立，碑高210厘米，寬91.5厘米；

《仁愛邑侯永定陰陽僧巫省役德政碑》，萬歷四十二年（1618）合邑陰陽僧巫立，碑高180厘米，寬89.5厘米，額字豎行，居碑正中，字大9＊7.5厘米，體制異於常；

《明邑侯陳公生祠碑記》，天啓元年（1621）立，碑高210厘米，寬90.5厘米；

《重建饒平縣治碑記》，天啓五年（1625）立，碑石殘高222厘米，寬110厘米；

《重建明倫堂記》，康熙三年（1664）總兵吳六奇立，碑高200厘米，寬97.5厘米；

《宋賢王梅溪先生遺跡》，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郭于藩、錢士峰等立，碑高220厘米，寬110厘米，已被破爲5條；

《重建文昌閣碑記》，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郭于藩、錢士峰等立，碑高174厘米，寬69厘米；

《修學記》，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錢士峰撰，碑高143厘米，寬63.5厘米；

《奉道縣碑記》，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知縣魏沅「爲勢豪藐憲屠民叛示毀陂乞准鏡察原案給示嚴飭……事」立，碑高154厘米，寬59厘米；

《廉明縣主王永禁冒墾碑記》，乾隆八年（1743）知縣王守創立，碑高115厘米，寬49厘米，額字徑4厘米見方，正文10行，行38字，字徑2厘米見方；

《諷憲勘詳批飭軍民陂勒石碑記》，乾隆十年（1745）立，碑高184厘米，寬75厘米；

《重修文廟記》，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立，碑高200厘米，寬86厘米；

附：「饒平縣捐修聖廟各官紳士庶姓名及銀兩數目」碑刻一通，無額，高203厘米，寬82厘米，應爲前刻之題名；

《奉憲禁徵收碾費谷石碑記》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知縣宮文雅立，碑高125厘米，寬60厘米，額字徑3.6厘米見方，正文21行，行25字，字徑2厘米見方；

《改建韓公生祠碑記》，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知縣伍禮彬立，碑高113厘米，寬50厘米，額字徑5厘米見方，正文15行，行32字，字徑2.5厘米見方；

《修造望耕台記》，嘉慶八年（1803）知縣唐文藻立，碑高112厘米，寬49厘米；

《敬建字塔碑》，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原東莞縣儒學黃鳳鳴立，碑高135厘米，寬66厘米；

以上有題額碑記十七通，附捐銀題名一通。

另「寶蓮庵」匾額一通，長180厘米，高58厘米，行楷陽刻，字徑38厘米見方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八月立；

另乾隆二年（1737）二月立殘碑一通，寬55厘米，殘高100厘米，無額，內容記望耕台事。

另清代同光間無額告示碑十八通：

一同治二年（1863）知縣孔昭浹立碑高105厘米，寬52.5厘米；

一光緒九年（1883）十二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88厘米，寬52厘米；

一光緒十年（1884）六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90厘米，寬56厘米；

一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六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105厘米，寬48厘米；

一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七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91.5厘米，寬43厘米；

一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四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85厘米，寬50厘米；

一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二月知縣惠登甲立，碑高90厘米，寬42厘米；

一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九月知縣　　立，碑高107厘米，寬52.5厘米；

一光緒十七年（1891）二月知縣王崧立，碑高112厘米，寬54厘米；

一光緒十七年（1891）六月知縣王崧立，碑高91厘米，寬42厘米；

一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九月知縣趙　　立，碑高90厘米，寬47厘米；

一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十月知縣趙　　立，碑高118厘米，寬50厘米；

一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四月知縣蔡　立，碑高109厘米，寬48厘米；

一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七月知縣黃恩立，碑高116厘米，寬59.5厘米；

一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三月知縣黃恩立，碑高106厘米，寬52厘米；

一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六月知縣劉孚京立，碑高98厘米，寬49厘米；

一光緒三十三年（1908）二月知縣鄭世璘立，碑高　　厘米，寬　　厘米；

一光緒三十　年（190　）　月知縣劉　立，碑高108厘米，寬53.5厘米；

碑刻內容所記，皆處理水利、財產糾紛事。

另民國饒平縣公署告示碑四通：

一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四月縣知事陳沅立《饒平縣公署判決堂諭第二十八號》，碑高125厘米，寬62厘米；

一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五月縣知事陳沅立，無額，碑高100厘米，寬53厘米；

一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六月縣知事陳沅立《饒平縣公署布告》，碑高108厘米，寬53.5厘米；

一民國十三年（1924）十二月縣長蔡奮初立《饒平縣公署布告第二十九號》，碑高93厘米，寬42厘米。

另有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）縣長劉竹軒、三十七年（1948）縣長詹竟烈所立奠基碑3通。又字跡剝蝕過甚，年代、內容皆不能辨認碑刻二通。

登錄這四十七通碑記的基本情況，花了三個小時。我覺得有點累了。已經是初冬，天气卻還很暖和。夕陽從樹叢間篩落，斜照在碑上，碑刻的字口反清清楚楚地在碑面浮起。榕青趴在弘治所刻那塊《本府告示》大碑上，想把這分寶貴的資料抄錄下來。可惜，斜暉很快隱去，才抄了三行，指頭大的字，再也看不清。只好等以後的機會了。

晚上，又住在三饒中學坤生的宿舍。與榕青談如何用文化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地方歷史，到凌晨一點。

23日，按計劃，一早就到城隍廟。仍由錦樹先生陪著，坤生已經完成學校的工作任務，也一起去。

## 城隍廟

城隍廟在三饒古城西門內，一進中華路口，就可以看到。解放後，廟爲糧食部門用作糧倉和碾米廠。現在，糧管所又把前兩進租給彩瓷廠做倉庫。

錦樹先生有一篇文章談三饒城隍廟，我拜讀

過。文章裡頭描寫了城隍廟的種種妙處，特別是其建築與裝飾，很讓我感興趣。穿過糧管所，從開在廟宇東牆的一道門進去，是城隍廟的大殿。大殿和後殿原來被改建碾米廠，現在碾米廠已經拆除，殘壁頹垣，十分冷落。錦樹先生文章裡津津樂道的，竟全是子虛烏有。惟有門廳和前殿屋頂的瓦當，還引人，似是粉彩的，很少見——錦樹先生的文章卻只說是綠色瓦當。榕青還一個勁追問那裡可以看到木雕石雕，錦樹先生說，文章所寫，是兒時印象，現在，都破壞了。我忽然大悟，這些經常在報上發文章稱頌家鄉風物的前輩，其實是在寫心。他們對家鄉傳統文化遺產都有很深的眷戀，手裡的筆，又慣了弄文舞墨，能讓家鄉風物生花。要用這些文章中的材料，如果未曾實地考察驗証，可能會有失實的危險。

城隍廟的訪碑，卻有意外的收獲。榕青上次來過，在後院和大殿西廊地面各見到一碑；錦樹先生說，前院地面和東牆也各有一碑。怎知今天所見碑石，竟多至十五通。

後院的殘碑，一進門就看到，已經斷爲兩段，一殘長58厘米，原寬85厘米，另一段殘長72厘米，殘寬72厘米，民國廿年（1931）九月立。在大殿前地上也有碑一通：《重修本廟兩廊碑記》。額橫書，字徑3.2厘米，碑高120厘米，寬42厘米，正文14行，行40字，字徑2.2厘米，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立。碑文不甚泐殘，用了半小時時間，抄錄下來。西廊地面一碑，是《韓子行祠記》，碑高173厘米，寬60厘米，民國二十七年（1938）五月立。西廊養著雞群。碑面很髒，碑文不可辨認，也只能記下基本情況。

前院，東西兩廊都是彩瓷廠的倉庫，堆疊著瓷器。東牆的碑石，只露出碑額，是《重建城隍廟記》，咸豐元年（1851）立。我們疑心碑石的高度，彩瓷廠的老保管也是個熱心人，在瓷器堆上爬過去看了，說：「沒錯，碑就立在地上。」估計碑高達220—240厘米，寬度在80厘米上下。東廊檐下，當門地面，又有一塊碑，被用作階石。高135厘米，寬61厘米，無額，碑文19行，每行字數不等，約略在40字左右，字徑3厘米見方，楷書。碑文內容仍爲捐款題名，可注意的，是其間多用「會」爲題捐單位。碑文以「合邑眾會」引首，所列出會名，多達120餘個。會名之前，多書地名，以一地數會爲常見，也有數地合一會的，這些似概可視爲地緣組織。中間又有所謂「鋪會」者，似是行業組織。總之，這塊碑刻，應該是研究社會史的好材料。碑刻未書歲月，但其中一些會名，如「長明燈會」等，在琴峰書院嘉慶十年（1805）傅修孟等《題捐碑記》和北門嘉慶廿一年（1816《重修門樓碑記》上，都出現過，大約時間不至相差很遠。我們把碑面上的雜物清理掉，抄下碑文。碑的左下角有幾個字，給瓷器壓住。找保管員商量，想請他把瓷器挪開。他說：「難。你看，這下面墊的，都是石碑吶。」仔細一看，東廊檐下真有七八塊石碑，一字擺開，充作階石，上面高高堆起一筐筐瓷器。看來，這些碑刻連基本情況都不可能記錄，就留著線索吧。

老保管見我們一副惋惜的樣子，便帶我們上前殿來。前殿隔成兩間庫房，中間是通道。右側房內，西牆上嵌著4塊碑。明碑三通：一額曰《重建城隍廟之記》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立，碑高175厘米，寬94厘米；一額曰《重建城隍廟記》，碑高202厘米，寬97厘米。房內光線昏暗，辨不清年代，「陶元慶撰」數字，還依稀可認，陶元慶萬歷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（1607—1609）任饒平知縣，立碑就在這幾年裡；一碑高130厘米，寬43厘米，碑額大書一「明」字，無疑也是明碑。清碑一通：《重修饒平縣城碑記》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知縣劉抃立，碑高146厘米，寬69厘米。

原來計劃早上看看城隍廟，就離開三饒。因

爲還想到黃岡那邊在校幾塊碑。又到中午了，卻仍逗留在廟裡。

三饒印象

午飯後，離開三饒。坤生堅持要送我們上車，并留了他家的電話號碼。

在三饒三天，訪得明清碑刻七十二通，抄錄城磚役工印記也剛好是七十二種，收獲頗大。在潮汕，除了潮州城之外，三饒是碑刻最集中的一個點。它與潮州城，在解放後都經歷了一個相同的事件：作爲區域中心地地位的轉移——1953年饒平縣治遷往黃岡；潮州本是潮汕地區的首府，1955年粵東行署遷往汕頭，潮州降爲潮安縣治。這事件本是政治原因引起的，其影響最終卻表現在經濟和文化方面。三饒所受到的影響顯然比潮州更大，後者畢竟還保留著縣治的地位。縣治遷走，三饒變成一個地處山區的鄉鎮，現代化進程明顯停滯。到90年，鎮裡最「現代」的建築，仍然三四十年代的產物。不少古民居現在還比較完好地保留著。歷史成了三饒人記憶中的榮耀，許多文化遺跡因此得到較好的保護。從歷史研究著眼，三饒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接近傳統社會的樣本。三天來的收獲和見聞已經可以証明。何況，還有好多該去該看的地方呢。從社會發展著眼，如何利用古老的文化資源，促進區域的現代化進程，又是一個值得三饒地方領導，三饒人和關心社會的研究者認真思考的課題。

坤生一家也給我們很深的印象。這幾天，住在坤生的宿舍裡，就在他家吃飯。我們曾經商量過，跟韓師的實習生一起在學校開膳，坤生和他爸媽都不讓。榕青來過一次，我則是第一次接觸這個家庭。沒有一絲陌生感，除了初次見面的自我介紹，一開始就熟人一般，無所不談，毫無現代都市人與人間那種矜持和隔膜。這也是古風。

# 晉江市檔案館簡介

張小軍
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

的資料咭時，系統便會顯示配對資料咭的總數，並會以五張咭爲一組，按咭號將資料咭的影像展示在電腦熒幕上。公眾人士又可隨時翻回搜尋頁，修改剛鍵入的搜尋語，或者在其他搜尋欄中加入搜尋詞，以收窄搜尋範圍。

有興趣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，到歷史檔案處公共服務部使用該檢索系統（地址：九龍觀塘翠屏道十三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一樓）；如對使用「施其樂牧師資料集」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2195-7728與當值檔案主任聯絡。

1998年12月，我在福建泉州進行田野考察，經海交館的葉恩典先生介紹，有機會到晉江市檔案館查閱資料。晉江檔案館成立於1959年，獨居政府大院一隅，檔案庫面積1586平方米，內部管理井井有條，正在實行電腦管理，這在縣級市的檔案館是十分難得的。晉江檔案館曾經被評爲全國檔案系統的先進集體和一級檔案館，保管有88個全宗的檔案資料52,918卷，民國時期的檔案11,316卷，三十餘姓的族譜共330多冊，民國時期的《泉州日報》和《安海新報》等合訂本100多冊，還有明崇禎皇帝聖旨、名人書稿、紙幣等資料。

晉江在唐開元六年置縣，縣府長期在泉州，1951年遷青陽，泉州的民國檔案隨縣治遷移而存於晉江。民國檔案內容涉及廣泛，例如「法類」